

評
韓非子全書

一
二

008209-001-0

135-17

韓非子全書(評釈)

藤沢 南岳/校疏

M17

AAC-0076



評註
韓非子
全書

135
4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冊	其 號	六 架	三 函	子 部 類
				和 書 門

讀

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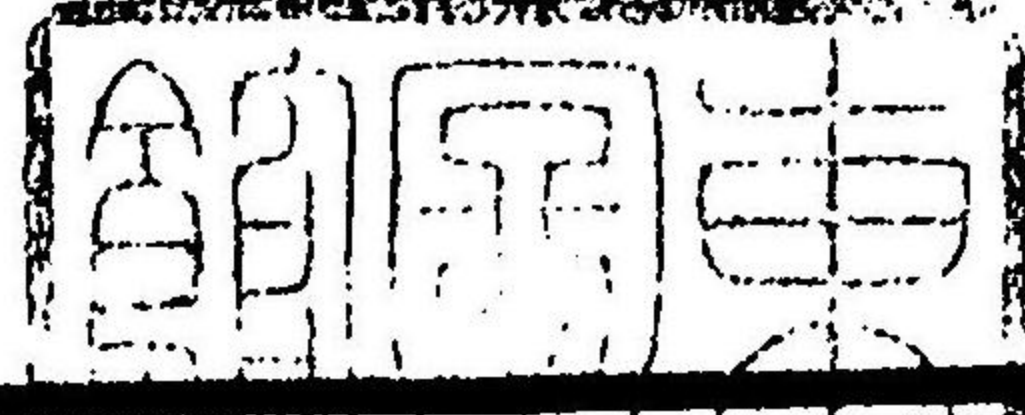


釋

釋

浪

浪



序



古之聖人以忠厚寬恕廣教而
 不善與學之者。或流為峻嚴慘覈
 唯刑名法律之末是從。可謂失
 其本矣。凡非中正之道者。舉皆
 不能無其弊也。就所謂刑名峻
 覈者。有時或可取以供用矣。何

也。後世人智日開。風俗日趨。能
為。為。狡黠。為詐。為。唯利名。是
爭。當此時。一於忠厚。寬恕。則或
陷。近。或為人。所欺。罔。於是乎。
申。韓。刑名。峻。數之說。亦不可不
參用也。且夫。方今。宇內。萬國。交
通。如親。同。異。長短。併。定。並。講。以

資。淵明。則不止。我。儒。之。道。至。佛
老。諸。子。工。藝。百。家。之。說。亦。與。
米。各。國。教。法。刑。律。之。書。亦。皆
不可。捨。之。矣。獨。得。排。斥。申。韓。
之。說。乎。况。乎。韓。子。文。章。精
微。極。有。法。度。可。以。為。學。子。文。者。
楷。棟。也。雖。然。子。信。韓。子。之。說。

則為刑薄慘酷。人終不能入
君子中正之門。甚且滅國也。
家。唯以聖人忠厚寬恕之心。參
用韓子刑名峻嚴之說。庶幾
無弊矣。頃南岳孫澤君。評
釋韓子書。問序余。乃舉此
說告讀。者。併以質君。

明治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識
於東京環碧樓

南摩細紀



評釋韓非子例言

治國之道要公平蕩蕩。又猶教之要中庸平坦也。諸子之自以其道爲道者。一是一非。不若聖人之中庸。不待論耳。韓子固稱法家。而世儒排以退之。弃而不讀亦已甚矣。夫泥而辟。則百家皆害于修齊。取長捨短。擇而用之。則小道皆我手足也。何獨矻矻乎自小之爲。讀此書者。宜先體此意爾。

今古註此書者亦多矣。在本邦則物子之讀山世璠之增人皆推之。而太田方之翼龜其名極重。而其書極尠。蓋未刊行也。余得一本。註解多取于此。雖然。至其曰先王之法。父書也。七雄之時失火也。法術之言。

綆正也。而曰為治國之至要。不免泥也。是以不取。
韓子吃于口而敏于筆。玩味字句。大有法格。夫十有
三家。古文上乘。實學文之津梁。伯玉王氏之語。豈我
欺乎。然而韓何獨不得廁其間乎。故上欄論叙章段
旨趣及字句法。讀者三復之。則其於文章。亦必有豁
然悟于古乎。

藤澤南岳識

文與世汚隆法

亦隨異。古文短

簡而後世冗長者。是世人之常言也。然短而不盡意。古人不為也。長而不冗。古人所不能也。要之其异在字法句法。章法之間。非熟先秦諸文。何足與論。文耶。韓非固非以文章自見者。而自然燦爛成章。古文之法實備矣。故揭錄其法以充。親古文之門也。已。

此篇分爲五大段。揭不智不忠二

韓非子全書卷之一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初見秦

舊刊有第一字。陳明卿及歸有光本。並作初見秦王。

吳註韓王安稱藩于秦。乃使公子非使秦。實始皇十三年也。戰國策載此篇。為張儀語。謬也。通篇言秦力足合天下。而謀臣失其計也。天下有三亡之形。秦亦失霸王之道者三矣。既示謀臣之拙。使天下得測秦力。是所以合從不散而秦業不成也。按先輩或曰。篇中有亡韓親齊燕之語。乃知當時從人為齊燕說秦矣。斷非韓公子之說也。是不審情狀之論也。大凡欲獲人主之歡心。而後進其說者。此說士之上策耳。安得拘泥語言。執為正說。以湮沒其主旨乎。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二句古言。翼彘云。凡日聞者大抵古語。吾

聞嘗聞之類。皆是不智。不忠上。並加者字者。

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使法罪相當也。言而不當亦當死。上當字去聲。謂事理合宜。不當即不知。物徂徠曰。古文變化處。當死亦當

項承以一當死

趙用賢曰此篇是秦文之極佳者

陰陽連固收下

字整正不浮

唐順之曰喝起

從之難成

以笑字飭秦王

逆叙說三亡之

目

先說天下之弱

為叙秦強之伏

上並加。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悉詳盡也。裁制也。莫察言

之當否。以裁罪之有無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

荆即楚為始皇避其父諱戰國之時秦在殺函之西國其

東者六燕在北趙在其南魏在趙南楚在其東南齊在燕

趙東南與楚接境物曰趙為從長故將西面以與強秦為

難。難相敵也。舊刊。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翼曰

三亡之道而天下之其此之謂乎。先子曰臣聞之曰以亂

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舊刊脫下二句

也。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府文書藏庫兵車藏圓

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十策作千。萬下舊刊有其頓首

人皆以言死二十字。白刃在前斧鑕在後。鑕斬人之俎石

具。而却走不能死也。刑嚴然猶奔竄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

故也。言上不能使民致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

故士民不死也。言廣辭非上下指一人翼云今秦出號令

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荀子性惡篇註事為也任也

任也相互。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社衣衿也生

勸勵之意。耳聞戰鬪。百刊脫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爐炭斷於前者皆

是也。翼云頓足新續列女傳漢書楊惲傳後漢書夏馥傳

鑪鑪之鑪治具踏鑪炭言侵艱險也自斷死即分死也

讀皆是猶言皆然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訓然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必死必

大異乃與尉僚子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同為夫一

賢罰二字主眼

燦爛如畫

陳深曰語甚的

着

字句整齊

汗釋傳

卷之一

二

又括賞罰

疊末字

三字句五、唐順之曰、轉、啣、從之易成、六字句二、以也字、勒住、

張榜曰、先述齊事、引出秦事、文勢紆徐、

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邦城廣袤不方正也故截長處補短

處則方面數千里物曰良將所鍊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其軍有名如岳家軍故曰名師

害天下莫若也若策作如以此與天下先子曰與如韓信易與之與言相當也天

下不足兼而有也天下諸侯既有三亡而秦則奮死是故不特萬人故奄有天下有餘力也

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當相值也開破破碎也

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甚一作其然而兵甲頓頓弊壞兵甲斤器械舊解或斤

人者士民病病罷病也蓄積索積去聲索盡也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

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四隣汎辭以下文推之服恐朝訛此無異故言非他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謀臣斥范雎穰侯徒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

荆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東破宋閔王三十八年伐西楚于重丘南割楚之淮北

服秦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北破燕齊伐燕取之或曰宣王二十九年或云閔王十

句法

二足以字

孰是年未詳中伏韓魏伏服通一作使非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

令天下詔告命也翼曰時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齊之二

可削策無之濟水清矣故稱清濟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長城

博物志齊南有長城燕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後志注防門即鉅防齊五戰之國也五戰即所謂

東破南破之類言五勝之國也既已五戰不剋而無齊

爲樂毅勝而一戰不剋其國殆亡文勢昭然由是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以齊爲鑑戒且臣聞

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根隣存押韻削去禍迹不留根抵必

鏑盡之又不至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

江南洞庭湖名五湖太湖之別名江大江也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服策

是即伏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取也拔也荆可

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先子曰可字恐衍貪猶利也足亦猶可也東以弱齊

千古以戰取亡者多矣而鮮能自警者可歎

孫鑛曰有波有

句法一整一差

足貪足利而不

可成可朝而不為

句法

失道一失

燕失力齊失力中以凌三晉二晉韓魏趙然則是一舉而霸王

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舉猶行也朝使朝于秦也而謀臣不為

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和親也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社稷皆有主宗廟亦有

有令令掌祭禮官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以已天下又

比周而軍華下比周黨附也華華山也大王以詔破之物子曰此言

以見謀臣不盡忠也史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

軍芒卯走得二晉將斬首十五萬即是也又見韓策史記

兵至梁郭下郭策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其

城陷故舉魏則荆趙之意絕魏在二國間而荆趙之意絕

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按趙危二字可削十二字東以弱

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

失道一矣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

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子曰反此固以

失霸王之道一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穰侯魏冉秦相也

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謂秦與其封邑是故兵

終身暴露於外暴音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按霸王之

國也雜民所居也五方之民聚居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率油

能盡其民力下策作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萌與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史記韓桓惠王十

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武安地名在邯鄲西當此時也趙氏上

唐順之曰雄勁有力

失道三矣

二不相字

三為字

張榜曰秦戰最雄莫如長平之勝秦之最恨莫如不乘勝取趙以致王陵王齧之敗故于此痛切言之可令秦王髮豎此最其能揣摩處

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上下離而貴賤相疑然則邯鄲不守拔

邯鄲管山東河間管子曰管言專之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地名踰

羊腸羊腸山名降代上黨代上黨二邑名一本無降代二字代四十六縣上黨七

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

而畢為秦矣為上一有反字非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東陽

河外齊地前歲趙取之今復舊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中山地名呼沱

名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拔策作挾東以弱齊燕

燕上一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白馬津名在東郡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拱拱手也須待也天下徧隨而服

矣翼云忠孝篇天下徧死而願天與是徧同一作編字非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

棄霸王之業策無夫棄二字地曾不可得曾猶乃也乃取欺於亡國猶欺

也侮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

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量知謀臣之無智無策也乃復悉士卒以攻

邯鄲不能拔也秦昭王命武安君伐趙不起再使王齧伐趙圍邯鄲七月而不下弃甲負

弩戰慄而却脫甲弃之負曳大弩而走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

而復并於李下翼云并與屏通後志河內有李城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

不能剋之也并軍益兵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反復也罷疲也

王齧伐之圍邯鄲鄲七月不克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固下恐脫以字內者量吾謀

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

再拓甲兵云云天下已知秦兵頓民罷不足畏內者吾甲兵頓士民滿蓄故從應不難也難舊刊作能非

量謀臣一矣

量秦力二矣

量秦力三矣

再拓甲兵云云

積索也。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王

以慎字為主腦

有以慮之也。文比周。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唐順之曰忽轉

苟慎其道天下可有。栗日一押道有一押栗慄通慎一日

引紂

慎字是眼目。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

甲兵百萬。將如字。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飲飲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兵馬多故竭。以與周武王為難。為難相敵也。武王將素

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素甲白甲也在喪故用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上國以國都言地以所知伯

率三國之衆。知伯名瑤晉大夫三國知氏與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

且拔矣。事詳于襄主鑽龜數筮。把荆火之也。筮謂著策數

降。上二國中可托身者。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翼云四

其身以復襄主之初。復初策作成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

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以字而字。臣昧死願。昧冒犯

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先破從約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

親亦當。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

當是搆思數歲

亦見其工平易

處亦見其奇峭

再折長補短

孫鑛曰大約規

而就者
收結上文絲毫
不遺

應首段
歸有光曰承上
一反收波瀾無
際

首說韓事秦之
密

功悉歸秦而韓
獨取怨于天下
然且不貳于秦
此其所以事秦
密之也

揭舉兵字示大
訝之

徇行以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子曰王謀當作主謀策及
示人以為王謀不忠者也高本作主謀通鑑綱目引此
以為問
有開字

存韓舊刊有 第二字

原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
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問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扞栝也喻為先鋒田齊世
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

蔽也韓策靳尚謂秦王曰韓之入則為蒞薦言喻扞蔽以
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

以安其體出入必秦特出銳師或曰特取韓地而隨之地按
事秦為秦役也

恐士怨懸於天下懸係也從國舉怨韓奉秦固而不合功
一從荀子不足以懸天下楊注懸繫也

歸於彊秦韓無寸利大
功獨歸于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韓
納貢供役與
秦郡縣同

今臣竊聞貴臣之計今臣間一
有日字衍舉兵將伐韓

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謂蕪秦之徒
為合從說者欲替天下之兵也又

次說山東之情
狀

結連也說苑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明猶信也讀云
贅其群臣言天下益明白

合從之利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謂趙欲合從國
而滅秦者久矣今

釋趙之患言不憂
趙患也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是秦反資成韓中央之國
受四方來擊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

其民習守禦樂間所謂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之類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

修守備戒疆敵存蓄積存作
有非築城池以固守舊刊作今伐

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言不能全
舉闔國也則權秦權輕於天

下天下摧我兵矣我我於秦
親之之詞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

原或云原本
根之謂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資助也
資趙以

主趙言故以韓魏資趙借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疆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

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不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

以禍福字警醒

利害分明

戰也。原道訓用之而不勤。列子勤一作勩。勞。負任之旅。先

日。任者重任。罷於內功。罷疲同。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

萬乘。先于日而共二字衍。二萬乘。趙齊也。合群苦弱以敵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非秦滅趙之初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為

天下兵質矣。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為

聚于秦也。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言久壽如金石

與天壤相弊。與此同義。以與通讀曰。陛下字。可見。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言當始皇之世。一統之業。尚未可期也。增。李

石相弊。兼天。今賤臣之愚計。舊刊之下。使人使荆車幣用

事之臣。讀言行重弊。啖。明趙之所以欺秦者。先于云。與魏

明趙之欺天下諸侯。誰六國則上文明趙氏之計之反也。

國事畢。原舊注。則韓可以移書定也。移亦書之一體。言傲

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

也。越語注。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言力相抗也。加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

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中。鳴。恒

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意。疑慮也。至殆

也。見二疏。猶呈露一隙也。國策注。見。非所以彊於諸侯也。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茂卿曰。言使合

從之士。得其隙以伺之也。舊。不可悔也。言悔之無及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舊刊。疊。韓之未可舉。下。臣斯。七

以下非韓子之文。然亦先秦正。手釋韓。卷之二。

佳語。拈計字。以叙上文許多計字。一動。即應兵者凶器也。為計。即應上計者所以定事也。

結局有力。

色古蒼可玩

以病喻

作一氣讀。詔以韓客之所上書。先子曰。以下後人補入也。

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

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

謂積疝之類也。

處處則怏然。

讀言虛曠。

無事以處。則但覺稍有妨礙已。字典。怏。苦也。一曰。愁貌。原書注。怏音改。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存仰。是

虛心待韓。韓終為妨。

若居濕地者而不去。

着而不去。以非舊注。然屬下句。言病也。

極走則發矣。

讀極劇同。言有勞劇奔走之事。則發也。喻秦雖加思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

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

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

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今若有卒報之事。

讀卒報猶

言急也。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

蘇。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與趙絕矣。而未反命。故云未知何如。

以臣觀之。則齊趙之

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一萬乘也。

先云。悉趙恐悉秦。誤增。一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絕。則夫趙固足抗秦。而齊助之。是秦敵於萬乘之國二也。

說韓之心事以明不可信

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

舊刊作強下同。

今專於齊趙。則韓

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

復見峭塞之患。

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峭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吳注。

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鮑云。

函谷地近。趙策。秦王謂公于他曰。昔歲殺下之事。注。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

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

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

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非之來也。未必以

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

西周策。鮑注。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舊刊。未作大

必下衍不字。增。未必不。管下十一字。言非之意。欲存韓。且使韓重已。句中銜也。古文多有不可從。

辯說

屬辭飾非。詐謀以鈞利於秦。而以韓利

韓利謂韓之厚祿。遇非子之

說韓非之心術以明其言之不可信

利闕陛下原舊注闕陛下之意因夫秦韓之交親則非

重矣非重重於韓也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言先子曰

其淫說靡辯才甚才恐大誤增文飾淫臣恐陛下淫非

之辯而聽其盜心也淫湯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

發兵而未名所伐謂不聲言其伐何國也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

為計矣原舊注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

韓王入見因內其身而勿遣內囚稱舊作召其社稷之臣以

與韓人為市讀言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可深割也讀多割其地也

境上增東周策注因令象武秦臣名載希姓錄發東郡之卒關兵於

計先是秦遣荆蘇說齊與趙絕交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誅韓王使人朝

不勞兵而屈人是上策

二句收束

之因囚疆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

必有忠計言謀事秦荆人不動不發援兵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

蠶食而盡趙世家注蠶食菜葉漸進趙氏可得而與蔽

矣舊刊蔽作敵恒按蔽斷也定也與恐衍願陛下幸審舊刊作察愚臣之計無

忽秦遂遣斯使韓也舊刊下文連接不別提張榜曰非之說多疎而為韓之情亦太顯至

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視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然不宜在韓子書中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

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戮勅通言合力也前世五

諸侯舊刊世作時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史韓僖二十二年趙

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韓居中國中國中央地不能滿千里而

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班列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

以未得見起下文悉自此三字生來

事秦之力是一
警醒方

相教事秦之力也。先言秦之有施於韓也。先時五諸侯共代秦策。

五國約以伐秦。所謂五國秦紀年表楚世家所書各異。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

先謂率為先導也。魏策注雁行以次進也。此謂韓為諸侯之先鋒。以嚮秦軍於關下矣。

即函谷關。吳師道注秦策曰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是。按舊刊作關下誤。嚮向通。

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退也。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陳深

日。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不直韓。杜倉相秦。秦策杜倉作土倉。焦氏筆乘。土即古杜字。省文。

土姓。杜伯之。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與秦攻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函谷關。韓則居中國。

展轉不可知。令尹之言至不可知。趙策注展轉猶反覆。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

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且昔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

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佗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始皇紀王剪將上地。正義上都

上縣。鮑注韓之上流。吳注地之上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吳注後語作上黨。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此說為得。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責。取十城。始皇二年。蒙驁攻韓。取

十二城。天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

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舊刊作姦人。權稱物也。故雖殺戮姦臣。

不能使韓復疆。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兵字恐衍。上文所謂

聚士卒養從。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舊刊無。其下三字。

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韓將送也。讀言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今秦王使臣斯來

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

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

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

王曰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

見前。前如字。謂君前也。下於前。進道愚計也。退就菹

戮。菹戮寸斬也。山云。漢志。菹其肉於市。注謂醢也。集韻作菹。願陛下有意焉。今

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

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

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

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

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棄城而敗軍。救邊鄙軍也。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則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

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

不應事情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

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

斯來言。願得身見固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原注此亦為初

見秦之詞憤悶

狐抗故其文連

類曠肆感忿特

趙用賢曰文意

遂容字字奇警

陳源曰整整十

二柱內却有長

短參差句不同

劉辰翁曰鬱然

茂古此先秦之

粹西漢自別

起于昂用難言

字

十三見以為是

取整處

難言 舊刊有 第二字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難畏阻意。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比亦

意本注非。讀言字讀蒙下十二柱。順比。比序順下也。荀子注。親比順從。澤作寫。洋洋纒纒然則人

主字見以為華而不實善注。引此語作見者以為洋洋美

有。見以為華而不實增。見以為猶見謂也。祭屈原文。李

貌。纒纒連類。敦祇恭厚。鯁固慎完敦厚。祇敬。鯁硬同。則見以為拙而不

倫倫。倫次。多言繁稱秦策。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

無用總徵說約徑省而不飾總取精微。去其無用。舊刊及孫鑣本作微是。則見

以為劇而不辯劇。劇割。割也。激急親近舊刊作激意。山璠云。當作

讀。激急。不婉也。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舊刊。深作

親近。迫切也。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

用妙。眇通。遠也。夸。苦瓜切。大。非。過人臣分。纖計小談以其數言則見以

為陋詹言小計。徒取具事件。員。讀以錢穀為言也。言而近世近俗也。山云。荀子

世則。病俗。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人主以孫言。言而

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躁。恐爽誤。間。恐聞誤。詭。反常

躁通。論語言未之。及而言。謂之躁。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給。論

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多則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殊絕。釋捨

也。孟子。堯舜性之。朱注。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讀舊刊。性作信。質性。朴實也。時稱詩書道法律

古道由也。中庸云。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則見以為誦舊刊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

以難言而重憂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

用也度量法也。或云。計算。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

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言殺戮。說臣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

一東
君子難悅而小人易悅
悅而正言則不納
鳴呼難哉道不賢之人

宰詬計許越平伐齊子胥諫弗聽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孔子

信太宰詬之讒賜子胥屬鏃之劍狀類陽虎匡人以為陽虎圍之孟子云宰我子管夷吾實

賢而魯囚之管夷吾字仲齊桓公卿始管仲事公子糾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送于齊故此

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有湯成湯也

有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

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至謂一至前也增荀

卑遇至高未可直至也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

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其言未聞翼侯矣增史策鄂侯淮

故文云云結上起下又粘着文王從文王又拓開文字真變化

人也晉世家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鄂正義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弒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鬼侯乾肉為

史記殷本紀云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囚之於羑里之庫

集解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比干剖心比干紂之諸父直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梅伯醢呂氏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

醢之俶真訓醢息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注紂夷吾束縛見

傳而曹羈奔陳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

請勿有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物本作曹羈非伯里子道乞鄒陽書百里

路亦見傳說轉鬻原舊注轉次而備故曰鬻方云轉鬻者

相涉而孫子臏脚於魏孫子齊軍師也魏將龐涓嘗與孫

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臏則也去臏骨也臏膝前蓋骨別去臏骨使不得行

門痛西河之為秦丘遲書吳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

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魏武侯武侯使

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

句

涕應之曰。子不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卒枝

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卒枝

解於楚。秦策作支解注。斷其四肢。按韓詩外傳。齊景公縛

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商君傳。公叔座謂魏惠王曰。座之

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公孫鞅奔秦。關

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希姓錄。關。潛。夫論作秦。長弘分胞。胞。胞通。救氏反。剗腸也。增

弘。胞。于胥靡。文粹。長弘。周靈王賢臣。剗腸曰。胞。林注。胞。裂

也。釋文。淮南子曰。長弘。鉞裂而死。鉞。讀曰。披。汎論訓。作車

裂。正字通音。以俗作胞。韋昭注。國語曰。長弘。周大夫。長。叔

也。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

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二年。晉。尹子穿於棘。原注。投

人以讓周。周為之殺長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

猶亂之。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原舊注。非罪為辜。射而殺之

之法。其。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

於市。魯定十四年。知文子使告於趙孟。討先發難者。趙孟

宰予不免於田常。呂氏春秋家語。人間訓。說死。李斯傳。竝

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予我。而闕爭寵。予我。為陳恒所

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爾。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

恒。既殺闕止。殺簡公。尚誰。范睢折脅於魏。史記。此十數人

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之主而死。舊川仁。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

孫鑛曰。排叙二
十三人。長短句
錯出。首節鏗鏘
連類而不厭
張榜云。一轉。萬
鈞之力。
拈難言字以結

愛臣 舊刊有 第四字

篇首有愛臣二字。因以名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愛臣。愛幸之臣。威。人臣太擅必易主

起三十二字齊
整用四必字

平學集

似孟軻氏語

奇、句中押二也字

命先子云。人臣恐大臣誤。不然則任臣誤。舊刊擅作貴命。作位。奪君位也。讀主命。今也。易主命。使號令出乎已也。

主妾無等主妾謂妻妾也。史表盜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等等差也。

必危嫡子麗姬。是也。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表紹表術是原舊注。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使

歸已也。民。而傾其國言臣重於君。故衆歸其重。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

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繁生也。

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周之七國。唐之藩鎮。可鑒事見

下。群臣大富大讀。晉之二三家。齊之田氏。將相之後主而

隆家孟子朱注。後不急也。凌本作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八經篇家隆切。弒之難。此君人者所

外也原舊注。君當。疎外亦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

威之重也舊刊及原書脫也。字。撮趙本補。主勢之隆也莫如。管此四美者。

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結言知操二一故曰人柄。則既在已。

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魯昭公是。讀。謂死於外國。此君人者之所

職也言宜守四者。增。趙本作識。昔者紂之亡周之卑東遷以後。諸侯力征。皆從諸

侯之博大也原舊注。殷諸侯文王。謂有三分二大。周諸侯秦襄王補。從由也。晉之分也舊

趙魏韓也。齊之奪也舊注。陳桓。弒簡公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舊刊太

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此類也富貴威重類於其君。故篡弒之禍起焉。此一作

以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中下。恐脫比之。齊晉下五字。莫不從此

術也從由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按

盡以法術推之也。或曰盡。恐盡。質之以備備。先其不起。而

之誤。畫截止也。下文所謂是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豫為之備也。下

刑是謂威滌也滌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按偏。畸也。

用字義大矣。夫
人有巧用富者
又有拙用富者
有巧用才者又
有拙用才者。猶
巧處乎貧與巧
處乎不才者。凡
用之巧拙。作終
身浮沈豈可不
慎乎。

一柱八字

用故字是故字
解屬轉下

平學律

卷之三

七

不能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行威于市

兩立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賞與雖衆不得臣士卒不得以君之士卒為臣也鳳卿曰源

賴義以來自臣東征士卒遂釀成賴朝霸業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舊注謂臣自私朝原注私

家之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原注貸作貨誤

其樹福也或曰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盡之以法是故不得四

從臣不得私交四鄰舊注四鄰之國為私交今按從徙之

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說文傳遽也讀奇兵謂兵器之非常

載奇兵革奇字似衍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質

備以

主道

舊刊有第五字

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主

始紀二字大綱

守始治紀承上轉入虛靜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讀韓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始也是

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紀綱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

得其始其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讀善源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人君待臣以虛靜去好去惡去賢去智是之謂虛責成任能君不為臣先是之謂靜退群

臣不能意讀萬物令名自命也令上舊本令事自定也虛生於虛虛靜則明

則知實之情讀應萬物之始實者物也靜則知動者正言君靜退無因臣乃見素是非

自明故正可得而知也批點本作動之正正正鳴之正人之所志也一日正止之誤有言者自為名

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讀參考形名皆歸于一也君乃無事焉歸之

其情歸之物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見者不秘也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

人君當淡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讀見去聲猶示也君見其所欲臣自將

彫琢彫琢謂飾也翼自將倒措鹽鉄論注淵鑑類函帝王總裁並作將自君無見其意君見

形名參同則人不得其實形名家之本旨在于此而形或作刑遂解為刑罰之刑誤矣

間用韵語

奇語真理

真個無爲
因字有力

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表異標榜也証能也故曰去好去

惡惡去聲臣乃見素素質也見老子讀即彫琢之反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

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按舊賢之誤下文可照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

處上文云令有行而不以賢按行賢當易地君有賢才不自以行之觀臣下

之所因觀臣下之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武勇互文是

故去智而有明君無用自智則臣情可得而察也君明去

賢而有功言君不自用使臣盡力故大功可立去勇而有彊使群臣盡其武勇而君不與焉

則國却自強也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因材能也是謂習常

見老子習襲也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其無所上林賦寂

無有方所不可測識也明君無爲於上群臣悚懼於下舊刊於明君

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因臣智故君不窮於智

舊注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効其材効舊刊効作敕訛君因而任之

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舊刊衍不窮於名不受惡名讀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舊注

子字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舊刊作智者正正鵠之正謂表的也舊注爲臣之正

恐脫字臣有其勞君有其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爲己功蛇足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道體隱微故用在不可知虛靜無

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去智與能以

見素其疵可得見也知其言以往臣下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前

言而參之後言勿得俾前後不相違讀言謂名也言循名也參言閱焉者責實也勿變勿更言固守是術也即下文

保吾所以往也日參合日稽同日同合意同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每官置一監

臣不能通言臣不能通言則萬物皆盡函色容也言君總群官之成

相爲比周不失其柄則萬事悉函藏於

束

佳句

掌中。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原尋繹也道在不可見故能紀萬物君亦當如此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意臆通度也管子善謀而小人善意注善以意度之保吾

所往而警同之。警亦同也見王弼老子子注謹執其柄而固握之失賞罰

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杜人覲心也言使人臣不生竊賞罰之柄之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閉謂禁令陳深曰非慎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

莫不與故謂之虎。其所君位也舊刊擅作弒逼作代與黨與處其主之側為姦

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聞問誤謂間諜也或差也增姦臣即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

內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王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惟惡之則必候其間而日夜危之如丹後局告源賴朝以

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北條散其黨收其餘。謂黨與之餘收捕也讀餘

不黨者也收不黨者以為閉其門奔其輔。諸本奔作奪國

君之黨也按收錄之義

乃無虎。法峻黨散則大不可量日量深不可測深遠曰測

事務大小淺深群臣不可得而同合刑名審驗法式。刑形

名謂名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標虎術之品目臣

實也。閉其主曰壅。下情不通臣制財利。竊福利柄曰壅。臣擅行令曰壅。矯命

臣得行義曰壅。竊名臣得樹人曰壅。竊衆臣擅行主。諸本作臣閉其

是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

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

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仲尼曰唯器與人主之道靜

退以為寶不自操事。使臣盡其材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

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增恐會字言已應則執

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陳深曰至

虎字目得妙
二乃字

文藻似麗似華
似疎似密似勁
似快

一轉

自字知字無限
旨趣

此又說出賞罰來。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

皆御臣之事也。責其功。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

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舊刊

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賤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

也。畏乎如雷霆。物云。賤謂同。神聖不能解也。讀解怒也。今

其端。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偷苟。賞偷則功臣惰其業。先

二云。賞。赦罰則姦臣易為非。臣一作人。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

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山世璠云。疑脫。近愛必誅。則疏

賤者不息。而近愛者不驕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韓非子全書卷之一 畢

韓非子全書卷之二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有度 舊刊有第六字

度。法度也。方云。篇內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譌之語。因以名篇。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注。強為。謂作不曲法。從私奉行也。言君臣

皆能依法也。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史載庸舒

未盡。開地三千里。拓境。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

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

有強弱故也。楚頃襄王九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

陳。亡謂衰。齊桓公并國三十。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

帥服。三十一國。荀子註。啓地三千里。讀。上曰。開地。古。桓公

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啓地三千里。文率多此例。桓公

以強弱二字為骨子。刑。齊。

燕

魏

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襲重也。言蒯為。殘齊平中。

山。中山國名。按史燕昭十七年與齊趙共滅中山。廿八年伐齊入臨淄。有燕者重無燕者輕。

謂鄰國得燕為黨者。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謂幾亡。韓非時。

二國。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作攻燕救趙。六國表安僖王五年擊燕。廿一年與韓楚救趙。

新中。秦取地河東。取攻取也。攻盡陶魏之地。原注定陶魏兵罷。河東燕地。當作衛節邪。

篇。魏數年東嚮攻盡陶衛。是史記無忌曰。東至陶。加兵於衛之郊。策云。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齊私平陸之都。取為私都。舊注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有。韓策攻楚。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今屬韓。按魏策而私其地之私。魏將攻韓。信陵君諫之又魏攻。

管而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迫師久。

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

帶之國。增。安僖王時敗軍喪地。率無虛歲。但三十年。信陵君帥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

以上分

故字拈上合而斷之

拈乳字

拈私曲公法字

真個有度

秦軍云。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豈指此等事耶。安釐山。璠云。蔡昭陵之事。疑是齊桓伐楚事。錯誤在此。

王死而魏以亡。舊本無王字。韓策魏亡於秦。蒲阪。圓曰。信陵君卒之歲。安僖王亦薨。秦使蒙驁攻魏。

拔十城。初。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置東郡。

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私交於外。

國以求。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以下文例之。能去私行。行公法者。私行恐當。者下脫則字。

法者。私行恐當。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可欺。以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稱與秤同。正斤兩。以聽遠詐偽。

事。謂治事之臣。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

事。謂治事之臣。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

事。謂治事之臣。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

事。謂治事之臣。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

妙於輕重使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

舊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

法姦劫云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是也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

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

為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

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言雖其才大過入其弊極多

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

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危死危且死也安利

安且利也管子云是以忠臣非罪而死邪臣起於非功所

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註朋黨共毀之故非罪而死忠臣危死而

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以下句例之而字衍見傷其類故良臣伏也按說苑趙簡子殺澤鳴

犢犢孔子至河而還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舊注同氣相求故姦

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句重輕公法

矣按重輕公法有誤今暫削之數至能人之門能人當塗專權之臣君謂之有智能不壹

至主之庭壹舊作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

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孤憤云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

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舊注無憂國之人廷下移故也

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

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養猶養望之養謂小臣相共為媚佞避犯取容以養交接

之道一圖持祿之心既得之患失之二守篇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致公忠此謂朋劫飭邪篇利在私家而威

亦馬群遂空之意也

不壹字

此亡之本也一句截住

洵然

句法

故字轉

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任也。上尚通。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管子註。設法者。自著擇

人量功之條。故能者不可蔽。舊刊。作弊。古字通用。管子註。苟有財能。則法舉之。自不可

蔽。敗者不可飾。飾。修。譽者不能進。房玄齡云。無材。雖非者。譽之。而不能進也。

不能退。管子註。雖誅之。而不能退。舊注。以法量功。故能不可。管十註。雖誅之。而不能退。舊注。以法量功。故能不可。管十註。雖誅之。而不能退。舊注。以法量功。故能不可。

能退也。按張故傳。明飾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舊註。明辯。謂善

惡不相掩。按下文云。法審則上尊而。故主讐法則可也。原

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而守要。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質。贊通。不

讐。謂校定可。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質。贊通。不

否。源從舊注。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質。贊通。不

贊見君不授受。而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立朝不

委地。故曰委質。勞唯上所使。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

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脩。近下。以

循足清暖寒熱。清。清訛。冷也。不得不救。鑄鄒傳體。鑄。上。或有

敢不搏。利刀。近體。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賢哲

智能之士。皆以公用之也。故民不越鄉而交。不外交。凌瀛。初本

之。感。舊刊。作感。君無外憂。舊注。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

一也。八經篇云。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增云。管子與天子

提衡。注云。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丹謂。衡。權

衡。言愚智不消。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

如持衡而立也。臣不謂廉。舊注。易亡。擇主心貪者耳。詐說逆法。倍主強諫

強原。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心為

若手妙喻

一句截住
五不謂字

以非主臣不謂義舊刊主作上注隱居非上揚主外使諸

侯內耗其國也。耗盡也。伺其危險之隙山云。隙恐。隙字誤。以恐其主虛

也。惕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

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厚。資也。以利其家燕秦張儀之類是。臣

不謂智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也。物事險

世之說也險世之說也。說音悅。上脫所字。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法所簡也。法字衍。蓋

因下文誤簡棄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

王之指指。旨。通用。謂不得張威福。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

累世治平之民。或謂倒語。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言積畜以待主

之任用也。明主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乎為上。故重命畏事。舊注。治世之人。所其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

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齊王自聽耳。終歲之計。

句法可玩

要字實要

三不敢字

睡魏王習讀官法類舊注。言常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言善外望也。舊注。飾觀則

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舊注。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

繁辭舊注。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二者為不足目耳慮之所察。故舍已能

而因法。數審賞罰淮南子注。數術也。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

侵民能奉法。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斷。姦臣不得擅國。聰智不得用其詐。險

躁險。險。躁人。舊刊。作陰。不得關其佞關通也。漢書公卿皆關說。註。因之納說。如行有關。姦邪

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勢恐近誤。郎

漢書。宜從。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直當作指。淮南子。趨舍指湊。高

謂上自朝廷。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

不出其位也。漢書贊王。莽知中外。殫微亦此義。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

少事。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群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

亦妙喻

括内外字

句法參差

之勢不違法。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教使之然也。

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活字。掘秀曰。人步道路左轉右折。始則東行。終則西面。步差之積。漸至使人謬方位。而認西以為卯。而不自知。故先王製司南。以使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喻立法以正群臣。舊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翼彘曰。崔豹古今注云。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故明主使其

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荀子注。陵。淬也。皆所以防。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嚴字似行。欲以遂令。威不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且懲下也。遂通也。

括度字

舉措而已語簡而要矣

宋君曰。誅罰殺戮。民之所惡。制不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也。臣請當之。故一國歸焉。制不共門。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君臣不共制。舊注。威當主錯。故威制共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顯。法不信。則君危也。讀。刑不斷。則邪不勝矣。言刑獄不決。行將也。增。恐位字訛。刑不斷。則邪不勝矣。言刑獄不決。行將也。增。恐位字訛。刑不斷。則邪不勝矣。言刑獄不決。行將也。增。恐位字訛。

故繩直而枉木剷。準夷而高科削。原注。夷。平也。剷。削也。原注。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故繩直而枉木剷。準夷而高科削。原注。夷。平也。剷。削也。原注。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

已矣。舉措而已。家語。孔子曰。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已矣。舉措而已。家語。孔子曰。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

亂決謬紕羨齊非不避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

其徒羨齊其為非紕音黜鳳卿曰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

官威民屬當作厲詭使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退滯始論語鄭聲

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

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

而守要彊舊作強故先王貴而傳之舊注傳之於後人主釋

法用私上下不別矣張賓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

先秦命詞洵洵無涯而法度犁然具備惟

能然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

句法

自用畢竟取敗之處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言道之以德制之以刑也二柄者

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

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

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不然言不使人主把二柄也所惡則能得

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憐好也所愛則能得之其

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憐好也今人主非使賞罰

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

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舊注臣用

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

虎狗取喻甚切

平澤傳卷之七

舉事實以明之

間脫於字。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

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

樹而行之群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群臣所以樹私德於

召逐臣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

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

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

不聞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

不活。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

○按史記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簡公

公子名士田常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

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

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蒲阪園曰檢外儲右下

春秋說苑等竝載此說而左傳史記所書子罕宋良大夫

事平公元公無劫弒之事案內儲下云皇喜與戴雖爭事

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恐皇氏樂氏同出于田常徒用德

戴公子子罕名喜與皇喜相涉因誤云爾。原

注謂不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不兼德

兼刑。原之作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

於簡公宋君也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

非當作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增刑刑通用下言不異事

起于十一字蓋刑名家之法言故揭而示其旨也。言事二字一篇大綱。當不當字是主眼。

大凡欲大功者多不顧其人之始謀何如其力之何如其德之何如此所以招害也

害甚於有大功十四字句。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恒按寢而之問左右曰誰加衣

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

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

原舊注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為助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原注賢者必

乘賢以劫君也舊注同妄舉則事沮不勝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

必沮而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原舊注飾行則偽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

情即下文素字

也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

舉事實以示方此韓非常法

也按異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事見七術謂民皆爭死楚

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

息而後帶扶牆而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色主術訓靈

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餓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

死也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王約食馮而能立武

而能起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卿邪代醉篇論

二主同好引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齊桓公妬外

而好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故堅刁自宮割勢也以治內桓

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毛奇齡云首元古通用首子長而

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明猶揚言也伴誘燕

臣匿端原注避罪也舊注君見好則群臣誣能誣能即節

也。凌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欲見者好惡見

注同。按資謂有所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

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舊注子噲

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史五公子作亂不斂殯蟲流出於

非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

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

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

緣其好惡之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言群臣易為與

情得以侵主。位又內施私。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見好惡則臣

自見群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人君一作大

見。群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君今從凌本

揚權舊刊有第八字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夫香美

脆味七發注引作脆味說文脆物易斷也脆此芮切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舊刊

疾諸本作病。曼理皓齒曼理細理脆肌美色皓齒謂如瓠

厚酒味濃也。曼理皓齒犀也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曼服

說情而捐精增韻精真氣也迂評作損香肥所以甘口也

度則捐精世摺本賢才所以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去泰

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見老

權不欲見素無為也恒按欲下恐有脫字見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效致也獻也

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

與黃庭經一樣
文旨彼以養生
此以理國身心
家國其理一也
味之甘口色之
悅情人誰不好
之好而溺遂以
取害猶夫佞之
可悅姦之似忠
使人主不知不
識失其二柄乎
豈可不慎乎

者皆謂勿變勿易與一俱行謂因其事行之不已權也行是

謂履理也履行道理而不止息故曰履理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

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

無事狸野貓說苑使驥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吳城韻補事音史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不方謂圓成也按上有所長言上自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特其所長也不方言事不得其方也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原舊注居上者矜好其能則辨惠好生下因其材原舊注居上好

生辨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辨惠也讀云生出

也辨惠之人必欲善自我出之是好生也下文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乃不自我出之也注非上下易用國故不治原

增惠慧通今按生生割也因之反注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原注一

國不治按讀故猶言是以也以常行古今舊判類者唯其正名乎故以名為首鳳卿曰

老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以

名為首謂以正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見顯也采文彩也謂智能也正謂不

用巧飾也此言上不自用其能是以下自素正因其事而任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其事舊判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則自舉之將字衍正與

使作彼與恐而誤正讀曰止言上下相共判事使下定之以守靜上以名

處之使皆自定之與恐而誤正讀曰止言上下相共判事使下定之以守靜上以名

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

也循事以求名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通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

以參同故有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此人而用之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

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天謂自然也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

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

用之其身多殃王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

反復也反求之理形之理猶言人之道天無形人有督參

可喜

倚不正也徒不定也句法古雅

其名已顯着則以名用之若其名未明則却先修其形

同乎同似是而非蓋拔萃踰群

翰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以因天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

始言不極也有又通終則又虛以靜後未嘗用已未嘗用已而先唱老

之用其所生即是凡上之患舊刊作凡人必伺其端端謂所陳事

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信任也陳其

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然者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

數理而普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讀言斟酌道德用之於

斟酌而資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

按不與即道者下周於事因替而命而恐與時生死言當

以考汝報命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讀生死當作死生參名異事通

一同情原舊注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讀名

之物之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

陰陽不同於輕重故能知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

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讀和樂器主調聲律它樂器皆以

惠曰唐書禮樂志其物名在八音七曰君不同於群臣故

制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出道無雙故曰

一是故明君貴獨即無雙之謂所云道之容按道上脫獨

是道之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先予云臣恐行下當陳其

也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趙本注一本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讀言君人之道唯務故

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聽言之

道溶若甚醉溶間漫之自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

在繩之外是出在繩之內是入出入共是違其正也

愈出愈妙上章旨趣演叙而盡之無復餘蘊

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悒悒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

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悒悒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上

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上所陳之

構也構結也按舊刑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

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

說文伍相參伍也虛道之舍也增荀子欲潛以深欲參以

伍注參伍猶錯雜也引此文作合參揚升菴外集比物合

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荀注誤引朱子又自荀

注見之原不自韓子中出也山璠曰泄泄之誤下句可證

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先子云改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

怨原舊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

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鳳卿按多事繁務也言上喜

之下則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舊刊無故字陳本有

節進也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文君不同於群臣之

道來止故為道舍

民乃寵之使獨為之互文

虛室生白亦使外物不來犯而巳非閉內扇豈能得然乎

分。寵者寵異之也。觀諸原舊注。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上

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策。寵一曰。寵尊也。上

不與義之。先子云。義。當作議。使獨為之。舉之。上固閉內扇。從室視

庭。謂去喜去惡而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咫尺謂小差異也。謂群臣之長短自形見。固閉內扇。靜虛之術。從室視庭。道陰見陽之義。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言人君守此術。則群臣舉動。具狀如在目前。悉知其

其在職之情。八尺曰咫尺。尺寸者所以度量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以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刑賞不差。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一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注。主上不神。下將有因也。既不神。則可測。故可。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讀常故也。神則無常。可測者。則下以常理考之。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君用意無私。如天所以較其非誤。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地則下因下考之。

參伍亦刑名家要旨

民乃寵之使獨為之互文

上因彼之所為各以自成上文餘意說而又審之

上失其因下却因之

帝之懸解蒙莊
頓悟處韓亦揭
累解字以示大
累解聖人地位
全同

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故無踈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
高厚而無

私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
欲治

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
令官政不失則每官

置一人焉夫兩人則爭據四室官有二人適足以增
大臣

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徙并兼之事大臣

之門唯恐多人在臣門多人威權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

故下不能得之此注治道周合刑名周比也審合事與言民乃守

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

猾民愈眾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故曰毋富人而貸焉貸

我與彼也齊田氏母貴人而逼焉如季孫之於魯昭公君

貸民以大斗之類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

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

則勢聚焉匪大於股難以趨走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

故失其都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臣能主上不知虎將為狗

狗虎之使令為狗謂大臣樹黨與唐紀周利用冉祖雍李

俊宋之遂姚紹之皆為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可証

主不登止狗益無已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從虎者虎成

其群以殺其母殺一作弑既明黨相益即是虎為主而無

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

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狗信虎代為人復

虎將為狗奇語

國非其國而主不自知之

虛化為人亦奇語

倒取大阿以授入者滔滔皆是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繼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上下交爭

一日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謂法度以割其下故

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判斷下故為主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

扶寸下得尋常一指為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增公羊傳膚寸而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

之臣不貴其家臣當作國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貴其臣臣將貴勢過按備恐彼誤以音誤也臣既貴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

之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內索出國必身自執

其度量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法不失或云內索者探群臣匿計也出國者開黨與

藩圍也說文圍圍圍也爾雅云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古通用下兩靡字讀為摩說難悟言無所擊摩墨子相擊

相摩言甚者虧損之否者摩切之皆從法度也非又墨子

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餘子

綽云奢靡之靡或云風靡之靡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

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厚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

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靡之若熟若鑽火取熟簡令謹誅簡釋

必盡其罰蓋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

位之官也正字通引此作爾弓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

雄鷄偶棲一樹人主常備將伐已操度量以割下張弓擬

之勿弛一棲兩雄其鬪嘖嘖爭鬪自喻爭政競權也豺狼在牢其羊

不繁牢柵也繁蕃息也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謂大夫

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喻

二寶屹然對峙利害判然

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至論至論

內出互文

反覆論之人不厭其復

並后耦國皆是兩雄之害

狐裘危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微桐壞國小害覆家蓋國家衰頹力不能耐微小之害也此亦非豫為其備則不能也

臣也。披謂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臣之威勢。母令大盛。今按披折也。扶疎。四布索散。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笛賦。扶疎四布。上林賦。垂條扶疎。魏文帝。木枝扶疎。柳賦。扶疎而字散。大玄經。洞籥賦。亦有扶疎字。
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庭將虛。峻卻藤原教通奏。教通艷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無留朝者。可鑒。
主將壅圍。圍也。按壅塞圍環。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旁生者也。
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不勝春風。言且。不勝。猶不勝。公子既眾。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衣之。不勝也。勢凌適子。故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堀其根本。木乃不神。神旺之義。山璠。填其洶淵。毋使水清。填。塞也。洶。涌也。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測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若雷電也。趙本有也字。

結法峻拔

之威。探其懷。謂測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若雷電也。趙本有也字。

八姦 舊刊有第九字

原注。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十年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由。一曰。在同牀。起臥。在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美好之色。字行。

按。僻。讀曰。嬖。孺子。婦人之美稱。外。儲。右。上。有。卜。孺子。皆貴於王是也。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

燕處之虞。按。處。真似。當易位。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

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為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內事。貴婦人

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

也。源。本。無。主。則姦謀可成也。

先揭其綱。次列其條。目結以警語。溺色。愛美以怠。于政者。固不足論也。信其言。辨其才。使之與議。朝事。進退。人才。其害。實不可測也。

儒左右近習優笑者原本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按優調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善優戲得

主心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隔意楚策注習所昵者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

諾劉良曰唯唯敬聽之辭玉藻注唯唯而恭諾緩而縵承領之疏先意承吉韓詩外傳當

再諾者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

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

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

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二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

室公子杜預曰側室支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

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處恐虛字約虛以

爵祿未有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姦臣進益爵實叙也祿於大臣廷

養殃奇

吏使犯其主舊作主誤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

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按娛以其心四字恐衍

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

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

其間此謂養殃此謂間脫之字五曰民萌萌氓通何謂民萌曰為人

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公恐行私訛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

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原舊注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增塞主之明注非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固壅其言談人主不安發言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說希願

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

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流行之辭猶言示之以利勢

季世多此弊風人主宜鑑古為之守備

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施設綴屬浮虛之辭山

黨比周以環生圖私為務注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

威彊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為威彊者也群臣百

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

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

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

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舊刊作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

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索求也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

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

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兵大國而制斂於內

箱制薄者薄謂次于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內納也數大使

聚斂甚者也大使猶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

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墜劫失其所有也不可

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譏不使私請所以

防初姦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

防二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言

勞也其於父兄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

以刑法負任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

有所出原舊注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言先

云群上恐脫不使二字防其於德施也縱禁財東京賦發

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發墳倉積粟於倉如墳然按墳積也利於民者必出

於君孔子家語載孔子戒子路語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以大斗貸

民前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

同牀不得行姦

在旁之害止矣

父兄不能助姦

臣養殃之弊何得

行于國

民萌歸于公而不歸于私家

流行之禍不發也

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群臣相為語上文云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即是

原舊注防六察詳其過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辨功之大小賦

祿受賞按踰當作偷主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鬪

不使群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彊也不其於諸侯之求索使行私財於勇士

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

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執制而有之舊判別提此條

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

君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亡亟於云云亡者亡也

非已故不聽群臣群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或云群臣有也

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增大國諸侯猶且不聽况受我臣之蒙蔽為欺者乎舊判脫

諸侯之不聽按之恐則不受臣之誣其君市字諸本有

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

以進賢材勸有功也舊判明主以下別提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

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晉語註賦授也

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侯之重謂諸侯之所費重者如燕秦佩六國相印之類原舊注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上一作主而下賈之以

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請謁倒讀與上買官對功勞之臣不論也官職之

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昵於貨也舊判

以賢者懈息而不勸有功者險恐情謀而簡其業此亡國之

威強不能劫君

四方無以亂君

聰審主明

此段演上四方之害

135
10
17

風也。舊州注。陳。毀也。或本作陳。燕策。簡。素。大功。注。簡亦素也。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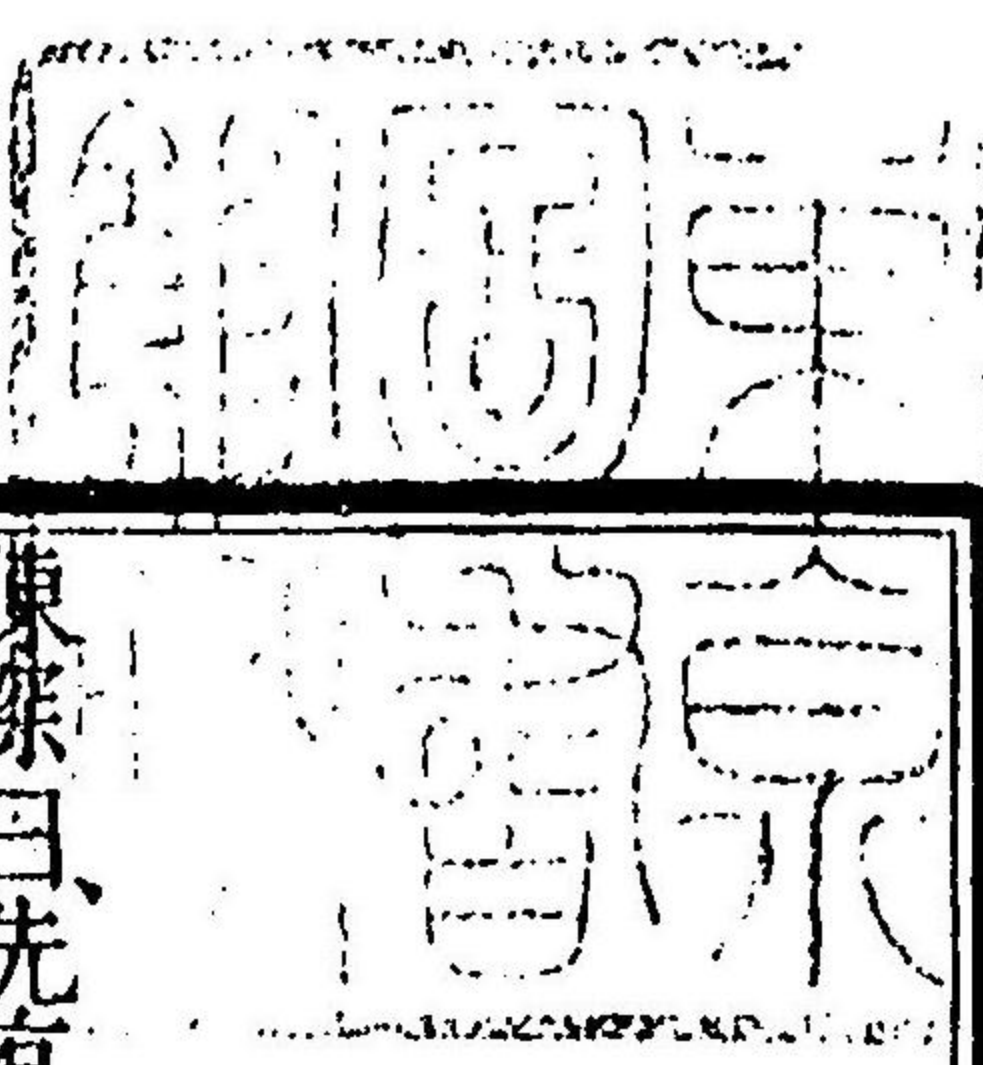
評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二

1
1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七	六	三
冊	號	架	函	子
				解
				類
				和
				書
				門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三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十過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少防檢則有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

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

聽治。周禮太宰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又曰王賦治朝則贊聽治。而好五音。以下文推之。音下脫不已。

字。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

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內。遠遊

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

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人。所笑也。九曰內不量力

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陳濂曰先有後
十件事方冠十
柱
聽字有方

世之勢也。

首尾呼應法。

奚謂小忠。核小上。昔者楚共王。莊王之子。名審飾邪。與晉

傷其目。苦戰可想。

厲公。名壽曼。景公之子。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

時。司馬子反。楚臣。名側。渴而求飲。豎穀陽。豎豎同。高誘曰。豎。小

始而噫退。終而弗能絕於口。人心無操。千古皆然。可戒可慎。

穀陽曰。穀上舊刊。有豎字。非酒也。趙世楷本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

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注引淮南子作遂

醉而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

酒臭字有味。

戰。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方云。上忘通。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恤

率。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奮辭。失實。以

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警子反也。淮南子作非。其

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欲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大王之子。虞仲之後也。虢。王季之子。虢叔之後也。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四馬曰乘。錢塘懋汝功曰。本其所生長之地曰

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

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恐我

道。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

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解折無所遺。君勿憂。二字結。

平聲。解折無所遺。君勿憂。二字結。

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上長句妙

貪利是取
以三字起先定
其斷

不可願勿許五
字顧上三字而
變之

戲謔中見喜滿
于言面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

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方云輔兩

傍夾車木也。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左傳輔車相依。杜注輔牙車也。蓋泥於前有唇亡齒寒之語而為此說。

矣。然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若非是。若假

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淮南子作還。反伐。處三年興兵

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注出公羊傳。鳳

年。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梁穀

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並載此。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御

徐君。原舊注。輕拘齊慶封中射士。史記張儀傳索隱曰。中

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山濬曰。呂氏春秋荆威王好制有

中射佐制者。注中射官名。方云。中若中謁之中。儀禮燕禮

射人納賓注。射人為擯者也。中射士伍舉也。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

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

黎丘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

也。而有戎狄叛之。原舊注。有戎。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死。乾溪之上。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故曰行僻自用無

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名元。襄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由無禮也。束筆

無禮括上執囚
狎拘四字

靈公之在娠母
得奇夢遂以庶

平澤祥

卷之三

三

子為嗣而其在位中所為如此。僅僅由名士在朝以免于喪。奇夢果靈乎否。

說字既已見其心之惑。

感益露

而放馬設舍以宿。

李斯傳云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馬也。言休息也。西征賦稅駕西。

周注引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收。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荀子注。

而聞鼓新聲者。

王瓚詩養論注引韓子聞下有有字。登樓賦注夜分而聞有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瑟。下兩使人二字。樂書無殷紀紂。

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

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

報弗聞其狀似鬼神。方云旁鄉左右無有人鼓是聲者而衛君之舍聞是聲焉。故曰似鬼神。

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文選注。撫琴而寫之師

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

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觴之

於施夷之臺。御覽作虎祁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虎祁左傳。晉侯築虎祁之宮。注地名。蒲阪園曰史作施。

酒酣靈公起。公。物曰公字衍。史曰有新聲願。惠正義曰一。本慶祈之堂。

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師曠晉太師。字子野。操

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語云平

公說新聲。注師曠撫其手而止。平公曰此道奚出。道由也。史作何

道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先子曰作

此涓之所與紂共為之樂也。然與史記不合。姑存疑。山崎

周按恐錯簡似當作與紂所作為與為古通。若孟子所欲

與之聚之之與也。作為連讀似稍可通矣。再按下文奚謂

耽於女樂條有舜作為食器。禹作為酒器之字。當併考

方云師延紂樂師也。與猶為也。助也。晉語注云昔師延為

紂作靡靡之樂。靡靡謂財用奢侈煎費靡爛也。云云。

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

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以下文例之。人下脫之。字舊刊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

之。物曰言終。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所謂二字衍。御覽可證。

一推碎破

推涓字恐延訛

精於技如師曠者可也

再揭不可遂三字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知

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聞清徵者

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

所好者音也。御覽作主君。別奈无吾字。平上。願試聽之。師

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原注

也。風俗通作郎門之堦。郎郎同。史記作郎門。藝文類聚作

棟端也。增史無之堦。一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再奏之

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長笛賦。頽延之曲。水詩

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

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提。為師曠壽。反坐。舊刊無。而問

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知清角。許慎曰。絃急其聲

自有色澤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御覽作西大。駕象車。論衡

而六。後漢儒林傳注。引。蛟龍。論衡。蛟。畢方。原注。神名也。增

神如鳥。兩一翼者。常銜。並轄。原注。蒲末切。舊刊。作

管子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

故使為掌時。黃帝六相。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上恐

非其所誅者也。羽獵賦。蚩尤竝轡。注楚辭曰。選衆。居前。風

伯進掃。應璩書。雨師灑道。高誘注。淮南子曰。風。虎狼星在

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論衡。作蟲蛇。增。泰族訓。騰蛇雄鳴

騰蛇無足而飛。注爾雅曰。騰蛇。郭璞曰。龍類。說苑家語

山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行。主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

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考檢諸書。騰

所好者音。平公
三云而師曠亦
以三不可應文

如畫

主君古謂其國君為主君。又見說苑奉使篇。梁王聳其群臣而議其過章。德薄不足聽之御

足下有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

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已而問恐脫援琴二字。史記可併按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

能以亂其神。高誘注。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

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大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幙破俎豆。隳

廊瓦坐者散走風俗通坐。上有凡字。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

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坂赤貧赤族是也。平公之身遂

瘡病瘡。字書疥也。痒也。風俗通作遂病焉。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瘡病。淮南子賢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

音而神物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

淮南子無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突謂貪懷昔者知伯瑤舊刊知作智。舊注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

上喜字此恐懼字照映

好利此貪

說字亦為其心事

中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滅之反歸反一作休。及謬。休兵

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韓康子。莊子之子。名虎。將舊刊無。將字是。欲

勿與段規策注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吳注。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不與也。

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懷驚。傲同。舊刊作驚。諺。策作驚。懷。吳注。引韓子作驚。懷。

彼來請地策有。於字。而不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原舊注。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

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其字。

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策作邑。下同。

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說字。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

作桓。策注。改作桓。桓子魏。修之孫。名駒。欲勿與。趙衰策注。魏人。亦晉舊姓。蒲阪。圓曰。淮南任登。說苑。

任增。魏策及說苑。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任章。皆名異言同。

却以強怒字發之藏含復字

魏弗與。則是魏內自疆。舊刊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也。

如弗予。迂評弗上有是字。其指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恐脫曰字。

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祭

臯狼之地。舊注。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臯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趙襄子弗與。

簡子之子。知伯因陰約策作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

談。策襄上更有趙字。孟字也。國語韋注。趙襄子之宰。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

陽規。策作而陰疏。二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原注。三使因

知其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策措今吾安居而可。方云。趙

何處是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闕讀為安。說苑董安于簡

主之才臣也。簡子襄子之父。名鞅。大夫。稱主。董闕于簡子家臣。其其字衍。治晉陽

而尹鐸。舊注。尹鐸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尹。注。君鐸趙臣。繼

循之。唐人書修多。其餘教猶存。策教上。君。策注。謂其定居

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注。引無此字。策同。蓋衍文。徐廣一伐

郡亦有延陵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軍衍將。師也。君因從之。

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五官物氏存疑。字通行。覽

府。為虛。而臺始成。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

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

物。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

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

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

臣當。不藏於府庫。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

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舊本有上有遺字。

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奇人。周按。奇人

叙事究詳。精世之不知文者。則曰古文必簡。不知其長處。亦自有趣。此段及孟子熊掌章是也。

就餘錢之上。說以集餘錢之奇零而使供城郭修膳之用也。原注：奇音羈。餘也。問人也。原本注：奇字下舊增：奇人有廢疾者。莊子注：作畸人。讀餘子也。司馬彪：莊子注：未應丁夫曰餘子。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

令明日倉不容粟。讀言出令之明日。倉府庫悉盈也。府無積錢。無恐不誤。或云可字。積錢之所也。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足。以已通舊。刊作已。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括楚。策垣注：牆也。荻在荻屬。爾雅：蕭荻注。荻也。荆也。牆之當屬上句。言公宮之有括。有括二字。一作其一字。高至于丈。策丈下有餘字。藝文類聚作：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函餘之勁。舊刊：作函輅當作函輅。肉

不成義。當是函當作箭之誤。書孔傳：美竹也。括中天幹。凌趙本同原本。弗能過也。君曰：五箭

已足矣。策作矢。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子下脫。公宮令舍之堂。令舍吏舍。讀縣令之舍。皆以鍊銅為柱質。質也。柱下。石質。君發而用之。策君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策作

餘銅。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讀舒張軍翼也。增使軍舒。開不迫于城。久圍者皆然。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御覽

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之可下。策作如。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士也。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士大夫羸病。策大夫。作卒。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困苦可想。三句說盡千古英智心事。

平澤尊

三句說盡千古英智心事。

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

唇亡齒寒淮南子亡下有則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

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有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

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讀中心麤暴增策注麤粗而少親我

謀而策有未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

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淮南子人莫知之也二君因策作

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舊刊

襄子迎孟談而再泮之且恐且喜恐謀泄也○前後

二君以同約遣張孟談方云策遣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夫說苑作締疵策

識鑒可喜

而轅外向圓謂項羽紀注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吳氏曰晉語知宜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通鑒取此與策前後不同

智過恠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

君貌將有變君伯曰何如增山云如其間當有曰字其行

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

吾與二王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注

無以字與二國約必不侵欺其之著於晉陽二年策注言今日暮

將拔之而嚮其利嚮物云與享同周按享受也何乃將有

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策作釋之無勿出於口明且一主

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後當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一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王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視屬臣色動驚恐之自視屬防閑之意此必有變

君不如殺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

之若不能殺之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

臣曰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策注宜康一謚恐非當時之語此皆移

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策與其破趙國策國因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評林安二

子之心則二君無變志也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見識

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

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與而擊之

韓魏襄子逆叙策注翼左右夾擊淮南子作疏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

軍舊刑作智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二策國

亡地二字無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

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說權苑謀篇蒲坂圓曰晉世家出公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三年分地次

年殺智伯史自牴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我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刑聘作聘是風俗通姓氏篇

日由余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

古之明主明主當作人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刑何下有常字增宜

死當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同以儉得之以

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

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注呂靜

飲於土鈶如淳曰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瓶注引此作刑孔子家語致思篇魯有儉者瓦鬲煮

儉一字可以興國後人知之而故後何其不思之甚

平

天下南無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蔬不重飲於土墉墮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

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

斬山木而財之財裁通鳳注當是御覽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

其斧迹當作流漆墨其上原舊注流布也增齊俗訓削刷

脩鋸削之迹其也增說苑猶漆墨之以為器按輸之於官以為食器諸

流猶並髹音誤墨作黑是竝未穩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說苑舜禪天下而傳之於

禹禹作為酒器舊刊酒墨漆其外朱畫其內纒帛為茵困

卷四二十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朱而返樸也周按唐書褚遂良傳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離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又按說苑反質篇亦載當併按淵鑑

類函奢條纒作繒茵下有褥字物云無文之帛為纒帛增云晉語乘纒不舉注纒車無文也汜論訓注纒帛細帛也

說苑作繒蔣席額綠或云額上恐脫有字原舊注蔣草

帛為茵褥名增原道訓註或者蔣實其米曰

雕胡音漿額帳額之額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

衣裾而無顏綠宋策宋王為無顏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額

顏義同土術訓越席不緣言觴酌有米觴厄也酌斗柄也

蔣草為席布飾顏綠也米文米也讀觴酌

皆器增說苑觴勺有彩圖見博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山璠曰沒猶滅繫殷人受之

淵鑑類函奢條辭傳伏犧氏沒神農氏作作為大輅舊刊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

刻鏤四壁堊堊以白土飾之曰白以赤土飾之曰堊獨對

白土也猶今丹堊日未斜是歷史綱鑑堊音惡說文曰而國之不

服者五十二君子者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淵鑑類

知作妙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少作後

曰漢書百官表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字恐

招賢舉明其道固多端如穆公亦世多其人可不恐乎

鄰字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

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嘗字諸本有君其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後為之後恐衍方云請緩留之期

以疏其諫史記說死並作間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

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我王當作內史廖史上恐脫內字史記史廖作內史增晉語注

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俗備八音也因為由余請期我王許諾見其女樂

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史記作遷牛馬半死不

逐水草之利故由余歸因諫我王我王弗聽由余遂去之

秦舊刊疊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

得之舉兵而伐之通以已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就於女

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政下似脫則字見呂覽不苟篇精神訓秦本紀韓詩外傳說死

舉功業以收上

質反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一統志海濱州乃利津霑

化海豐二三縣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呂氏春秋

盜也學於孔子汎論訓涿作啄史濁鄒孟子離由左傳曰

君遊海而樂之方云海上脫於字奈人有圖國者何舊刊人君雖

樂之將安得說死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史記田

子齊大夫成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接戈將擊之顏

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

身以三之可也王子比干紂庶兄方云三之者言關龍逢

此二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

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說死作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

至精至誠如此則人君誰不聽而悟世之謀國事而從事浮華者吾不信也

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正諫為顏燭諫

齊景公事故曰：離內遠遊，遊下恐脫而忽於諫十五字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

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僖公之子名小白九合諸侯

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

一匡天下，定襄王之位也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

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

起，即猶若也。舊刊有此疾二字。管子作此疾。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

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

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

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

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上尚同捍，不寬容也。公曰：然則豎刁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二柄

然則一轉，遂舉不肖者，恐非桓公語，亦蓋齊東野人語。

有外豎刁自獷。原舊注：虧勢也。易大畜釋文：獷，獷通。以為治內，其

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舊刊無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舊刊

無衛字。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作衛是。不過十日之行，開方

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

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以上下文例，又能間恐脫焉字。公曰：然則

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

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也，下

夫字上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

安能愛君子？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

說得明明得告君之体者乎

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

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二句交互看廉外而堅中足以為表準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

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方云管仲死當在居一年上君遂不用隰朋

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政也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方云堂阜齊魯境

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奴罪死

南門之寢正義曰呂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

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出于戶

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蒲阪圓曰此云二月舉大數也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公守之室公

訛言群公子爭國而秘公喪不發管身死三月不收蟲出子作圍公一室不得出讀為宮名訛

用而不終可惜

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

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

聽於忠臣獨行其意總叙獨上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

也總叙無其高名之其字事載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苑權謀史記齊世家

管子戒篇

奚謂內不量力折外特諸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拔史策載在宜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

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方云楚南之國也言與秦伐楚也是患

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害交於楚也交猶移君曰舊州君善乃

警原舊注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策作召陳大恐

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

一語先勘破

都謂名都乃上所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

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祀崎允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為楚害

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卒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揚升庵外集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任

之人劉虞傳信命竟不得通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不

通也晉人語尚簡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刊或曰

秦秦直以信為使者願大國之信方云

願大國遂肆志於秦小爾雅云肆緩也廣雅云信也云云原注申也舊刊注也字下意於秦也言楚拂國

內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克秦是信意解紛也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

之起卒也方云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

下路方云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

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舊刊作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

夫以實告我者告當作苦以字形誤耳史記上公秦也以仲下有之行二字方云告一作伐秦也以

名救我者楚也方云名上一有虛字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

禍誣猶云悔也史策絕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冠蓋相

望芳午不絕也而舊作師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

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總叙作削國似是篇首作削國

奚謂國小無禮折不用諫臣四字昔者晉公子重耳公子重耳獻公之子重耳

名也獻公信嬖妾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又且出亡過於

殺羣公子故重耳出亡十數年及國是為文公曹曹君祖湯而觀之曹共公左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釐負霸左傳釐與

叔瞻鄭文公臣叔瞻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爾喻老曰叔瞻諫鄭

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叔詹曰天禍鄭國使逆觀狀賈逵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

無禮一字骨子

名言

見機而作君子所貴其貳非常人叛亂之比

公子亦首眼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

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

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

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

及已其禍之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

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為

始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

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

也晉語首首誅讀貳一心也增杜注自別異於曹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

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入秦二年周按似當作居秦二

年若居二年入秦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

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相節也出入十

年矣方云獻公死群公子或出或入凡十年矣其嗣子方云奚齊卓于惠公也不善吾恐

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敬其祓除也而社稷不血食也

祭曰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

血食注猶掃除也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古師

疇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注疇疇之間脫今按字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

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

之讀懸謂縛之也我且殺而以爲大戮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冗長不似古文

疑有誤似當作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

我得以為大戮

納公子政用重筆

揭禮字

違也。山云違去也。違猶棄也。其表于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

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也。樓守也。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

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故恐衍。孟子滕小國也。問於齊楚相似矣。而迫

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

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九

四年廿八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氏春秋上德篇。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四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孤憤 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注。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折則字下同。不能燭私。燭。燭也。

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矯。正也。人臣循

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讚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璠

曰。謂上恐少所字是。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

法度繩墨之文

有架柱有眼目

有起結有收拾

有照應部勒齊

整句適章安誰

謂古文無紀律

廣鑿曰文氣甚

奇峭其鋒鋒却

以肆筆得之議

論則刻深痛快

快

又提智術能法

二士

說重人處一正

一反

燭字矯字應上文

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

舊注謂作為古通用原舊注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

力尚能得君從已况其餘半此謂所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

物子云聽猶待也言其以明察勁直待君之用也謂為人主所聽用詩云聽用其謀

且燭重人之陰

情且猶將也舊注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

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

原注即重

也必在繩之外矣

使能法之士察重人之所行則外於法度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削除也

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原注亦重人也當塗即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

之仇也

原舊注既不可兩存所有御仇以相仇也注所存恐兩存訛

當塗之人擅事要

則外內為之用矣

方云外謂諸侯敵國內謂百官群臣左右郎中也原舊注外謂本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

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是以重人

用四不因字

左右為之匿

原舊注郎中居則五字君之左右

不曰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

有事敵國為之訟冤賢云注冤恐衍讀訟頌也鳳卿曰管子君臣篇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善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下注訟說也得之為之訟冤非也下文亦然

百官

學士不曰則養祿薄禮卑

故學士為之談也原舊注談者謂為重人延

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

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

仇

原舊注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

也

原舊注臣即輔佐也原舊注臣即輔佐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

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

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

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

原舊注重人得

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新旅之反楚策注習所昵者

活用重字妙

無黨孤特不可
以競也雖然後
人或立黨結盟
以賣其法術亦
未為得也

疊用五其數不
勝也

或云謂同人主意讀郎主
謂郎中與人主也未穩
固其指重所自進也
官爵貴重亦謂重人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領也則法

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所字習故之澤也習故舊謂近習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曲是與人

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處勢法術之士夫以疎舊作遠與近愛信爭方云一無信字近字術愛信二字倒原疏舊注近愛信謂重人是字也今按近

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上文其數不勝也原舊注數理以可証讀近愛信二字奇失考也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好下恐

也原舊注重人謂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舊注君同好也原舊注重人與其數不勝也法術之

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舊注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讀

五不勝之外更
示一日温而十
日寒之意語
極丁寧

言得見之日少也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謂親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

奚時得悟乎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悟乎故與固同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原舊注法術之士之

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注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

公法上脫以字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讀所謂中以漢法也增鄧都傳竇太

后乃中都以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原舊注漢法卒斬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是明法術一本無術字而逆主上

者山云荀子知不僂於吏誅必死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為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刊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也方云積功曰伐借字置以功上看借借與

私劍與公法對
字面奇警

國不可無重臣
而不可有權臣

竊威福茂公家皆私于已之臣韓子所謂重人也

法術云云双叙以安能安有為轉挾主上云云單收

功則借人此言人本有功伐可借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

外權重之舊刑及批讀本無不字讀言借外諸侯之權也

爵如此者乃借分已威柄以收其心矣上言賣主君是以

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

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

因參驗而審言辭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

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未見功先與之爵祿

肯乘利飯子道曰乘乘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遇

也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

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舊注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

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方云失權則不能制其地是與

以類字為波瀾

越一知不類越舊刑知而不知字看不類其國不察其

類者也二不類下加於字看猶云於越人主主恐所以謂

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呂氏姜

太公望呂尚之始封也田氏媯姓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

為陳氏後數十年田氏至于田成子常弑簡公立平公漸

大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為侯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

與城亡也姬氏晉姬姓分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

柄獨斷今謂當時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注不

柄而自執之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刑蹟作

襲蹟猶言蹈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原舊注襲重也襲跡亦

注襲也家語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太宰德夫云

固無別國之大
小也

至論

道亡國之法與亡國
之人為之則亦亡。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

然。方云萬乘大國千乘小國也。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

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

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或云智者決策於愚

人賢士程行於不肖讀程評論其行事則賢智之士羞而

人主之論悖矣。論定。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

固身下其修士三字必誤宜與下文同法然不知為何字

精宜作清。圓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其智士且以治辨進

業平維貞云舊注智者當作智士正文可證原舊注智者

辨之。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原舊注既修身故恃其精

潔而更此下恐有脫文不能以枉法為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

似闕。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請

不肯聽從也。按。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

不至則精辯方云精清通辯。辨通原舊注精謂修士精

功息息熄也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或云亂當作辯原舊注

於亂也。舊本。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

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原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

則主明。不以功伐決智行方云智行智士行修士原舊

也。舊注。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

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

豈不痛哭流涕
之極乎

文勢如轉石于
千仞之崖

又就大國小國
分析其患

疊下利字文極
壯快

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
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

患也原舊注。公。正也。正當以此。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

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

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有

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臣

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物云。主稱臣於他國。而

臣而相室相室。國。剖符。漢書叙傳云。與爾剖符。注。師古曰。

國而臣之私封成矣。剖符。孝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

主。障從簡易也。范睢傳云。讓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於諸

侯。剖符於天下。倍臣執國政。原舊注。相室。家臣也。剖符言

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增。秦策平原君傳。相室諫公父

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

男曰家老。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廷臣。內儲下國

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亡徵相室。輕而典。謂重

皆指執政大臣。即相國也。蓋三晉列為諸侯。猶襲故號。故

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萃

而萃。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

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為是。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原

注。譎。誑也。設詐謀以誑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變勢。言主自

猶反也。主得再反復。昔日之威權。則重臣竊權威者。得保

若反復其位而猶得固寵者。少矣。而得固寵者。則十無二三。是其故

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

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

此亦千古通患

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刊。重人。是當塗

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奸者也

舊刊奸作姦重

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上莫有從之遊者原注此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愚汚

巧人引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

收斂也恒按侵漁二字似衍明黨比周原舊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讀相與一口原舊注泥只是阿黨增尤傳注比近周密也

同是非故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勢辱舊刊

勢作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

大失於上或云使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也

說難舊刊有第十二字司馬貞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孫鑛曰荀曾不數語然亦

工。公子蓋衍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去聲言其師說也

以判之將欲使人主警悟雖是不易尚非真難也原舊注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誤又

非吾辯為實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難是不易尚非真

難也原舊注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誤又非吾敢橫

失而能盡之難也司馬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是凡說

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

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襲索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未穩所

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出猶處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

卑賤遇合也言合於卑賤也注非必拊遠矣舊刊拊作奔

此作棄遠劉氏曰誓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鳳卿曰名高名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

為下節而遇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主

彼意在名高說臣乃陳厚利彼以為志節凡下而

必踏遇卑賤遠

事情之轍如之

孫鑛曰奇古精
陰章法字句無
間張榜曰天地
間乃有此等文

字鳳洲謂其人
巧極天工錯非
虛言也

第一段論說之
難在以吾說當
主心

林西仲曰三者
近取諸身可以
自主故猶非難

欲擒先縱
林曰此其權在
入不可以自主

者意見下三段
當字骨子

人君之心在名
高與出於厚利

豈可望而知之
乎欲強知之則

彼必壅蔽不顯
之奔而不問則

必踏遇卑賤遠

事情之轍如之

何而可乎是學者之所宜用心也

以卑賤相遇既下有四所說出於厚利者也方云厚上疑

陽收陰用說去明悉

王開口欲利吾國類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原注所說之君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以名高則

息讀到此節長大

說陰為厚利史記陰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則則舊注微以此以為無相時之心舊注以為而濶遠事情

一結

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說上有若字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棄其身矣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

此無心犯忌第二段論人主之心難測

不察也史記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此史記此下不可

此有意暴其短

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身危原注知其密事

此意外之患

危舊刑無乃以成他故史記

者

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或云已上恐脫賣字如此者身

此交淺而言淡

危此一殿史記無之讀知者句言所規之事雖異而有可

有功亦不可有

之遂以吾泄之也疑其漏言而加誅矣說死齊桓公與管

敗亦不可事多

仲謀伐莒東郭無意其形狀知之謀未發而聞于國中桓

如此者可懼可

公怪之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念語極

此欲激以成事

疑如此者身危此段史記在貴人有過端之下索隱曰謂

而却誤事
此非有奪功之
心而迹嫌于奪

此拂其意者

以上七箇身危
字使讀者悵然

五則以為字一
則曰字亦大見
其不易易

正言以如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桃作推身貴人或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原註知其穰如此者身

危史記作夫貴人得計增言貴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

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史記彊下有之字不能為作必不

此二字原舊注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故與之

論大人論大人非議則以為為問已矣間離問也史記故下

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為竊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賣重人君以

其所愛則以為為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謂為字非藉君之

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已也非子所

之說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經省其

說則以為為不智而詘之舊刊作拙史記說作辭詘作屈無

徑捷省略其詞必以為為無知而見米鹽博辯則以為為多而

交之交之之交恐狡訛据司馬貞本舊作文今從之鄭樵

作久米塩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原舊

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正義曰說慮事廣

肆慮蓋與臚則曰草野而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上有肆

則謂草野斥鄙俗直而侮慢也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陳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

滅其所耻史記矜作敬耻作醜原舊注凡欲說彼要在知

游說者當滅其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

林曰身危云云
七節下文所云
厚者為戮倨侮
已上八句即下
文所云薄者見
疑之意

第三段論說者
之工夫心算

艱苦

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原舊

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美。皆謂作
黼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增。此上
疑脫如字。讀強之強如字。此一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矣。強
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頗自以為
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舍已以從他。則說者因為主節
其美而勉為之。反。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
以其不為為少也。

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讀其過其惡皆就君所不能事上。暴其過惡而以其

行其事為多也。原舊注。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雖
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
急為多。所有欲。舊刊。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
以成其高。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
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矜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微注。則以下作多與舉
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此者三字。所以助其智
也。讀言為資說於我之地也。注。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
作譽其能。非增注。與舉倒置。

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方云。相存之言。謂國家無事。相恤問之謀也。云云。言

國家無事之時。則宜緩謀。故以美其名之說。明辯之。而暗合
於陰情也。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
明其人能為之。又微作微言。成其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
必得而相存者也。相存謂說者身上也。為人君說利。若誅
之。君亦不利。故曰相存也。美名。君之美名也。下文毀誅亦
然。注。非也。患也。注。亦然。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者言
隱隱乎言外。使其思而自得之也。增。楚策注。微。欲陳。陳恐
不顯也。見去音。義恐美字誤。字惠曰。則利倒。

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讀上文彼有至此。史

記無原舊注。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誅之者。則為之顯言
又微毀誅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增注。危下宜
有害字。以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
宜有為字。

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

無失也。

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細註。作或規
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汚。則大

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
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

二微見字無限旨趣

層層愈高愈密

如此則易入

三母字亦一層

也。讀此段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劉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其難其敵其敗以為既往者。非蓋指將來也。史記無也字。移在自勇其斷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膠。原舊注。彼自微或能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稱美曰多。概節限也。自勇其曲禮食饗不為概。又周變傳。識去就之概節也。自勇其舊刊。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謫猶失過也。史記謫作敵作之。舊注。彼自微或能。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謫於上。以致譴怒也。今按。言人主銳意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抗之人而擬之。以論其事。有兩可之說。必招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人主之怒。故云。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滅其所醜。

此極盡其難狀

取徵于古

一屈一伸

下。自上。有彼字。則作失原舊注。彼自微或能。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舊注。此皆所以護其無傷也。增注。說者說。忍。當作長說者。長字句。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作擊。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作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靡非。然後極騁智辯焉。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移在明飾其無失也下。索隱引此作擊摩。增按。墨子云。相踵相投。相擊相摩。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拂忤。辭無擊摩。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得字。而得盡之。其智辯得以極騁。舊刊無辭也。原舊注。說者因此道術。所則字。得親近之字。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舊注。有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史記蔡澤傳。正義謂不待君之幣聘而已。自干說。以求舉用也。舊刊。此二人注。一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干。求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衍。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任之所耻也。孟子注。汚。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震同。史記伊尹止此。移在此說之成也下。宰作庖。皆所以作皆。

既到此地位則易為力

一結

又徵于古

第四段論人情之不可不察

所由此二人者作故此二子者然猶句作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五字無此字作則耻作設讀按今以吾言為宰虜言辱身猶可況於損誦言語乎索隱引此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士之義伊尹以下六十二字史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原舊注記在說之成也下可從離猶經

也謂所經久遠也史記夫作得離作彌舊刊既作未非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原舊注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原舊注直指言

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原舊注以此相持此說之其身也史記引作交則作迺割作計是成也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昔者

鄭武公欲伐胡武公周宣王之庶兄桓公友之子也正義曰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

臣吾間恐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增關姓也與管同脫曰字非關叔即管叔也山藩曰左傳哀七年鄭成公臣有桓子思豈此歟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史記叙天雨條之下語各有詳略

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作曰吾所用兵何也無也字鄭下無為字宋

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舊注此夕盜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

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原注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

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

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作甚非知上無則字則難也也作矣增厚者薄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

結

此不可不察也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

又徵于古

第五段論愛憎之變不可不察

樂天有云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

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史記無故繞朝以下九五字。左傳。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昔者彌子瑕有

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治要。刑作剗。下同。文選注。則古刑字。彌子瑕母病人聞舊刊作聞。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瑕往母無瑕字。間作聞。史記說苑並同。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群書治要。出作歸。文選注。出下有於門二字。引說文。

曰。矯擅也。史汲黯傳。君聞而賢之。曰。無而字。孝哉為母之矯命。注假託上命也。故。故謂犯刑罪。文選注。作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藝文類聚。愛我作忠。佩文韻府。作君曰。愛我哉。我作忠。佩文

韻府作。忘其口味。口所甘。史記作。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史記。啗

以餘桃。佩文韻府。餘桃。上有其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

所以見賢。史記。說苑作前見賢二字。按。增注疑當作而。所以前之見賢。妄謬不可從。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作移。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

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恐智當而加疎。誤。舊刊作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似當作主之愛憎。主意全在先喻人主。

夫龍之為蟲也。柔。舊刊蟲作虫。史記及三國名臣序贊。引作蟲。選注無夫字。可狎而騎也。贊注。柔上有擾字。擾柔屬上句。無也字。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若

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嬰觸。按贊注。作若嬰人。之則殺人六字。史記無若字。人主亦有逆鱗。言怒也。贊注。引無亦字。說史記有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之字。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方云。幾庶幾也。言近乎知遊說之道矣。索隱曰。幾庶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

主逆鱗。則庶幾矣。二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人之則不幾矣。與今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第

結法高古

未段說人主之心不可逆

覆問

抱奇才而不售
安軾軻而不溫

原注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
忠誑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者其唯有惠君
子而已千歲一
出豈得常常而
見乎是以或怨
天尤人遂或陷
暴奔叛亂豈不
可惜乎獨文章
之士則有托以
慰待知已于後
世也李滄溟序
比玉集曰夫詩
言志也士有不
得志而言之者
俟知已於後也
下和氏奚泣哉
悲夫楚如是其
大三獻如是其
數而舉天下之
器題之以石也
又何難焉抑陽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通雅曰壽春有荆山因遷郢而
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下和獻玉事乃在
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
離何嘗屬楚而強謂下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
在其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時平王乃昭王
父下距懷王九世其王上至武王六世差矣陳寔尚以懷
遠荆山為下和獲壁處更誤傳曰下和楚野民常居山耕
種頗曉玉和得玉云增廬諶詩注引作楚人下和得璞玉
於荆山之中七略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曹植
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奉而獻之厲王高
陽傳索隱云事見國策呂氏春秋新序
曰厲王其王之庶子熊虔也增楚無厲王考世家睿敖子
熊陶立是為盼冒卒弟能通立是為武王卒子文王熊賁
立卒子熊羆立五年弟熊惲殺之代立是為成王據此疑
盼冒諡厲王也鄒陽書注引云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
和左足又答賔戲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
初武王次文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文王使玉人治其

之間大盡事理
矣

璞而得寶遂名曰和厲王使玉人相之孟子注玉人玉工
氏之璧則與今文合

曰石也曰誑曰
別既已可泣何
必三而後悲乎

琢玉者之稱讀玉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
為栗黈二音也
蒙求引此誑作詐劑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
十二字今圈字傍
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
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武王楚霄敖之子名熊通文
注厲王作武王武王作文王文王作成
王又曰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班也
和乃抱其璞而哭

哭泣字上下疊
用而中間有三
日三夜淚盡而
繼之以血句使
讀者悚然

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注盡
而無而字
王
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
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遂始知其宝、而在二則之後天下之事比比皆然咄孰能不泣者

句句皆玉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

氏之璧。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為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于平王立。

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續之以血。王聞之。遊邊和。隨使獻玉。使割之。中果有玉。乃封下和為陽陵侯。下和辭不就而去。還於山。遂乃作追怨之歌也。與此同事異聞。又淮南子覽其訓。高誘注引和氏事。少異。和玉。純白夜光也。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玉。實。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謂論定也。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

民之私邪。士民之私邪。私者謂蔽法術士之姦也。諸注非。按。禁私曲者。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其被壅蔽也。宜夫上下薄法術之士也。舊說。然則有道者之不侈也。特非。山璠曰。和璧和恐如是。

帝王之璞未獻耳。原舊注。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作舊注。所以不見。侈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讀萌。氓同。言游民也。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士。游官之士。者。養伎。危。則此則字。合承。猶厲也。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

人臣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誅也。獨周于道言也。讀周親也。道言。有道言也。人主篇周作合。論收餘也。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論功之論。封君太衆。悼王聲王之子。名熊疑。讀戰國之。士封者。皆以君為號。馬服君類。若此則上偏

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恐。貪。誤。不如使封君之子

孫三世而收爵祿。增。疑當作二世。楚國舊有此制。吳起復脩之耳。喻老。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原舊注。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

有。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史記蔡澤曰。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

引用楚事接下和桂甚

又引秦事配楚悼

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以奉選練之士。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技解。以奉選練之士。也。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

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其什伍。自注。故曰告坐。讀以過為罪。故云商君傳。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偏。讀觀注。五家為保。十家相連。燔詩書而明法令。此言則不始於

李斯也。秦始皇二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耳。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遂成也。勞。勲也。方云遂進也。易云不能遂不能退。原

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禁遊官之民。官宦通。原舊注。賞。增。謂勤勞於公家之事也。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

疆八年而薨。史表。秦孝十年。鞅為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鞅事見下篇及秦族。商君車裂於秦。商君嘗與太子有隙。太子立。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則也。猶秦行商君法而富疆。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原舊注。大臣虧公法而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

收束兩國以結

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蒙猶昧也。冒也。

無霸王也。人主篇云。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

姦劫弑臣。舊刊有第。十四字。原注。此下為姦劫篇也。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親作信。是下文

可證。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

此篇主警戒人君。故說姦臣情狀極精細。題名露骨。故人或議之。

大凡立言之微若道義重則輕王疾視其君若寇讎冠帶何服之有皆不免敝蓋主告君則不可為教臣子之語說氣節則失事君之禮故言必有主肯執主旨以論此為善說也以辯宗旨者非矣嗚呼自非聖人言必有圭角利于右則害于左世之立言者宜自省自慎而後免于罪不然則一筆誤入實不為鮮妙第一段論姦臣所以取信幸

人之大體讀猶大率也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

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

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治要有同字而

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治要作取信幸之道也夫

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治要有也字人主非

有舊刊作所有一單作非字而治要同此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

治要無二也字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

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治要必欺作必蔽盡其之其無而臣必重於

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知

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作令以致其功治要作力矣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

第二段論人主自取姦臣之欺

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

姦利以弊蔽通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身者

間恐脫其字尊家間恐脫而字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

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

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利字

行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

白之情必不幾矣情下脫也字讀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

富貴方云不趨富貴之家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

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刊有我字行安能無相比固蔽主

上為姦私以適猶合也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

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

亦人君所自招而取

左右已知百吏亦知層層說盡

千古流病

第三段突接論
正士之難容于
朝

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
 朋黨治官求安是猶以足撥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
 得也。折安字愈不幾。安字非。迂評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
 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
 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謂仕於亂。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
 之言。言所沈沒不能自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
 難哉。或云當猶云戮力也。方云下當字疑衍。言今人主溺
 天子見大雅常武讀得位不與群臣同道故曰非道之位。
 溺於當世之言亦言被譖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
 增山璠曰嚴如孟子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主之嚴
 趙岐曰尊也又大學鄭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幾
 讀為豈處以下至非明主弗能聽也。三。此夫智士所以至
 百八十四字舊刊移在則義非矣下。

佳諭

死而不顯於世者也。同。致。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

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
 黃歇也。正妻嫡妻也。增中山策

立陰簡以為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某子甲萬石。余
 君傳曰甲曰乙。顏注史失其名故曰甲乙。非其名也。

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

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適君非
 夫人適如字。

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

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
 復幸於左右十字。

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

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袒服
 林子博云。

讀此篇而不自
悟則不若小立
于世

裏當作襖字。又作裏。楚策注。襖袖同。安江信曰。不必
 改裏引袒衣至裂其裡面。醜情可知。作袖解却為淺。以示

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欲彊戲

讀去悚然

度數可重而人君輕視之

第四段論有術者之難立于朝遂及人主之所以自立

必不幾矣四字有力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物茂卿曰而此子之不幸莫

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奔而子以之

死從是觀之夫一有父之愛子也舊刊有而字可以毀而害也君

臣之相與也劉放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

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舊作賢聖之戮死

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

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或云者有罪一本作有罪者無功者皆欲

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

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也

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方云效猶致度

數之言法度術數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王安國者也是以

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

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璠曰苟恐拘字誤增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

右循名實增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宜令臣之職也而定是非因參驗

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增或作詐偽之不可以

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

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蹈不測之淵

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

也先子云為姦之為術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

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有當

也字峻當作浚深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

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用無居字是是以臣得陳

學恃字

人之恃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千古比比不然則豈有亡國失身之徒乎

第五段與上段同

恃耳目為聰明者非

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

商君之所以彊秦也秦下一有者字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

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增諸本我上有為字而不恃人之以愛

為我也為我之為術下文舊刊無為字是恃人之以愛為舊無我者危矣恃

吾不可不為者安矣為者恐愛者訛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

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

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

已矣夫方云夫字疑奚字之尾誤為夫字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自

索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

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治要作蔽耳必治要無目必耳必四字不因其勢而

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一本自篇明主首至是無

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言皆為已耳目也治

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治要無者何二字闇亂之道廢而

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

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也服就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

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易亦變也而明公道或曰當作明公道而賞告

姦困一本舊本末作而利本事平準書高祖乃令賈人不

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

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

商君之術因時也方云於是以下言商君之術因時也

古迹可鑑

佳句

弗知者皆非教而不悟說而不聽亦可咲之極哉

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過猶咎也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

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增私恐告衆下疑脫刑字衆一作不

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一作舊刊而

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

使天舊刊作夫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

常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原注

講多言自談妄談也增凌注講音聶談音頰細語也蒲阪

圓曰灌夫傳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

囁汝輒反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通則囁乃講也啾亦與咕聲相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爲妄語之良多誦

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始皇紀楊

慎評引無此句禮子曰人皆謂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

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也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

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

名同而實有異者也有字似術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生

比有術之士也猶螳埴螳封埴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

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凌弱

增潘岳關中詩注引治國作理國凌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衆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

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

此亦公舊刊作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

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璠曰當作者句絕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

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脫也字上而國之所以危也

不知者必顛倒是非嗚呼可悲可憫

第六段論世學之非歸重于術士

天下實有世所謂某某者世評之不可恃衆議之不可信如此已

一有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

知之者同於義方云義時事之宜也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字惠曰非下疑當有而俗

世之學術術恐行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表

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

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茂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

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

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弊夫有

施與貧困有恐行一本無與字非也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

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內

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

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方云刑謂誅殺也罰謂鞭撻

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

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

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楯之備

西征賦懼銜檠之或變注銜勒也檠造父周穆王臣善御馬者不能

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淮南

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子注王爾古之巧匠

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之功亦不

可幾也幾期通故善爲王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

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罪當作罰恐當作以

真儒能知仁義惠愛之真苟其不然安得會聖人之妙道

刑罰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

矣幸也托舊刊於犀車良馬之士增韻曰古以兕為甲故

不犀利增外儲右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

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

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

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

成濟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

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察亦而

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豪傑明察術數而不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

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功功事也

處增處位也外儲左下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

之謂足尊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作為天子

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王增主猶長也十過為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無

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

明迂評作說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

其眾以安其國言其無術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

黜舊刊鼻增黜黜同黑也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二

行之仇是雖舊刊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

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十二字作二句者非增此吾

亦真理

之所下也。卑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

無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

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

也。廖文英曰。少短也。皆人曰少之。猶稱人曰多之。又曰稱

美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多足下。故救足下。後漢馮

異傳。光武。諺曰。厲憐王。方云。郭注引。厲下有人字。增云。莊

以此多之。未見楚策。韓詩外傳。策載荀子為書。謝春申君曰。厲人憐

王。注。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吳注。厲癩也。刺客

傳。注。厲音賴。索隱。古多。此不恭之言也。策言。雖然古無虛

借厲為賴。今癩字從病。諺。策。無此。不可不察也。策。察上。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謂

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舊刊。脫主字。國策。有。無法術以

勢擅事主。斷其國。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

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適。舊刊。誤。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曰。猶。云。春秋

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戰國楚策

以其冠纓殺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

齊崔杼其妻美。策。其。作。之。而。莊。公。舊。刊。作。王。誤。通之數如崔氏之室

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

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刃於廟。杜預曰。求。還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策。北。賈。舉。射。公。中。其

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斬。也。死。而。立。其。弟

景公。策。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近。之。一。本。作。近。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

末段論人主之可哀

引古諺以收

語言過激不免于敵

主父趙肅侯子。武靈王名雍。百日而死楚策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近代所見李允用趙。餓主父

於砂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允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東之。事在趙惠文四年。

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楚相。楚使救齊。因相之。范雎傳。索隱。淖。姓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今按用趙。謂檀制趙國。

擢湑王之筋湑王宣王之子。名遂。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摺。拉同。擢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

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也。一夜而死。事見上策。昔作夕。秦策注。集韻。夕。夜也。故策作夫。

厲雖癰腫疔瘍二病名。癰。惡瘡。癰。瘰。省文。舊刊。作癰。策作癰。腫。韓策。作腫。莊子。作擁。腫。蓋言厲疾。皮肉腫起。如癰潰也。莊子。亦用形容壞木耳。疔。瘡也。周禮。凡疔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疾。宇云。頭瘡也。國策補正。胞。胎衣。無所取義。疑。胞。誤。

鳳卿云。胞。狀。訛。即。疣。字。上比於春秋策。作。上。未。至於。絞

頸射股也子圍。崔杼。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於。勢。臣。誤。未至於飢死擢

筋也李允。淖。齒。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

必甚於厲矣舊刊脫於字。國策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楚策。雖厲

作厲雖。言癰者至卑也。王者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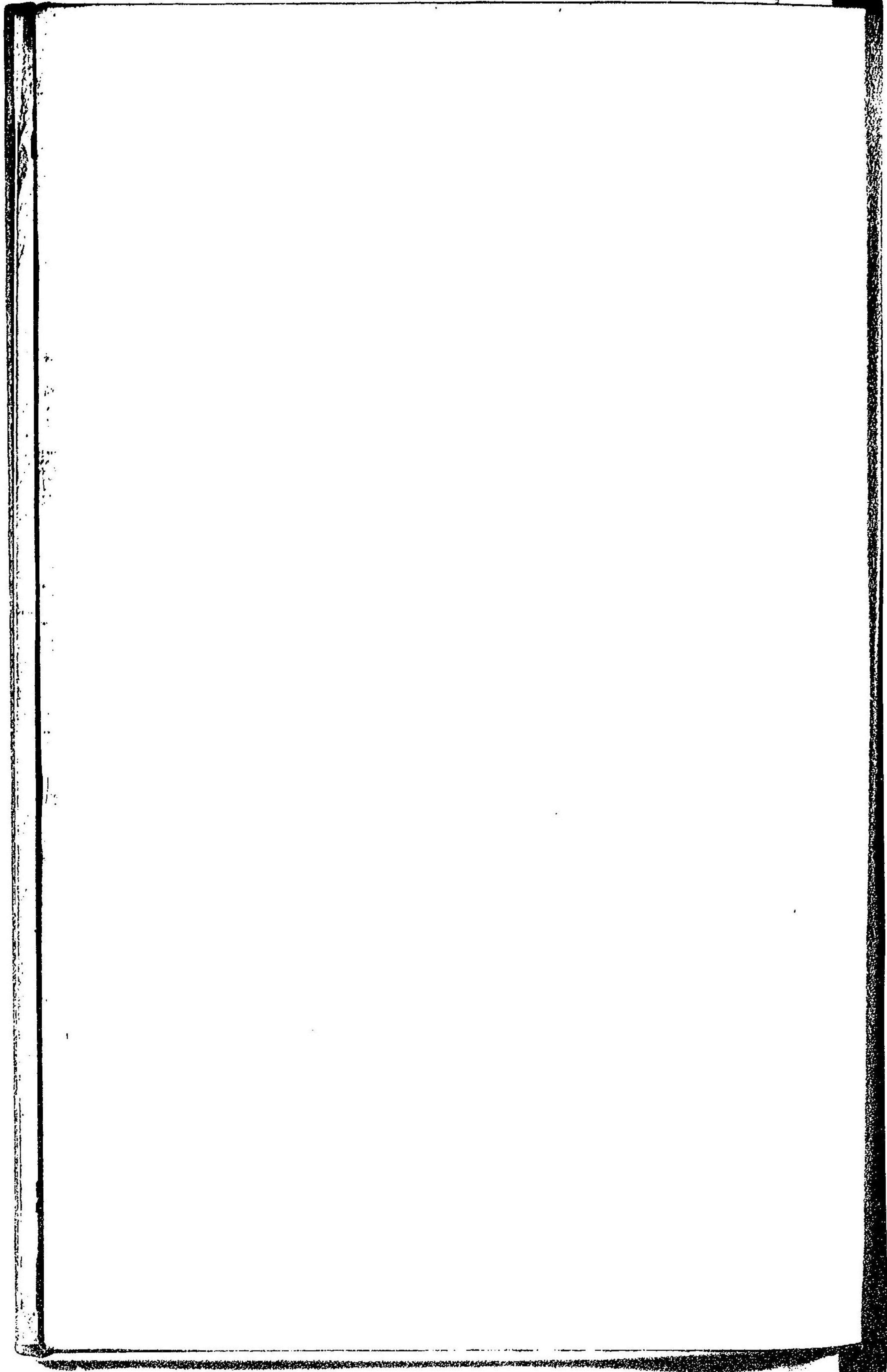
恭莫大焉。然事或審其實。有其甚焉者。為大臣所却。殺死亡。

其謂之何。世主知耻受癰者。垂憐而不知為重臣。權家所

穿鼻。終至劫殺之害。則厲憐不可謂不恭也。澆世之人。主

韓非不可不讀也。嗟。

悲憤之語。其戒人主者至矣。



Header Row										

A table with a header row and one data row. The header row is a single wide cell. The data row consists of 11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all of which are currently empty.

135
5
17

